



閣行一擺彼條故鄉 ê 路

自三冬前，阿爸過身了後，就 tshun 阿母家己一个人，蹓佇庄跤 ê 舊厝。幾若擺，阮 koo-tsiânn 伊來市內做伙 tuà，khah 有伴，咱嘛才會安心。毋過，逐遍攏無超過一禮拜，伊就吵欲倒 -- 轉 - 去矣。

伊若毋是講：我這隻青盲牛，毋捌字母捌墨，毋敢出去烏白行，驚予無去。厝邊頭尾又閣無熟無似，不時門仔戶仔關牢牢，無人通開講，規工屈咧厝內底，袂輸籠仔內 ê 犯人咧，我 tuà 袂慣勢啦！

伊講 ê 嘛是有理，幾十冬來一直蹓佇庄跤，kap 都市比 -- 起 - 來，確實 khah 有伴通好話仙。

無就是講：放一間厝遐大間，空 lo-lo 無人蹓，會緊歹去。猶有，大廳 ê 神明、公媽，初一、十五，無人燒香點火，按呢袂使得呢！

咱嘛知影伊在來特別信神、敬祖，怎敢閣 kap 伊相諍。

橫直，無論按怎講，伊攏有理由，咱做人序細 --ê，嘛毋敢 sionn 過 kā 勉強。

不而過，予伊一个八十歲有心臟病 ê 老大人，家己佇厝裡，閣按怎講，咱猶是放袂落心。所以，除了 t̄ng 著歇假，倒轉去看伊以外，我攏會固定佇逐工暗頓食飽，過一暱時仔，khà 電話予伊，講幾句仔話，確定伊平安無代誌。這個時間，伊攏袂出門，準時佇客廳咧等候民視阿凱主播 ê 暗時臺語新聞；繼落去，閣繼續收看八點檔 ê 臺語連續劇。

彼工，kap 平常時仔全款，我 khà 電話轉去，giang 規晷久，攏無人接。敢會拄好去便所？隔連鞭仔閣再 khà，全款是無人接。無定出去摒糞埽？過半點鐘後閣再 khà 一擺，猶原是無人接！哪會這個時陣無佇厝裡？我愈想愈無妥當，趕緊換 khà 電話予厝邊 ê 阿月姊，麻煩伊去阮兜 kā 我探看覓一下。

無佻久，阿月姊隨回電話予我，伊講：lín 兜 ê 電火無開，大門嘛鎖牢咧，我咻幾若聲，攏無人來開門，嘛無人咧應聲。

今害啦！敢會出代誌矣？普通時，阿母攏連續劇看煞，差不多十點彼个跤兜，才會關火、鎖門去睏，這時猶未七點咧，哪會無聲無說無看人？敢是人無爽快先去睏，抑是根本無佇厝裡？我 hiông-hiông 想起舊年過年前，阿母因為無閒咧款物件，清房間，過度操勞，血壓 giâ sionn 懸、心臟無爽快，半暝送去病院掛急診 ê 往事……

我一路駛車對臺南市內拚轉去到庄跤舊厝。來到巷仔口，遠遠看著厝內客廳 ê 電火光光，心肝頭才放輕鬆。

原來，今仔日中晝食飯飽，阿母 khà 電話去予阮三姑，招伊年底廟裡王爺公做醮，愛會記得倒轉來看鬧熱。聽表兄阿宗仔講才知影，三姑幾工前，無細膩佇浴間仔跋跋倒，腰脊骨去予斷斷去，現此時人送去佇奇美咧入院。本來想講，等我若歇睏轉來，才載伊去 kā 看——下。後來，愈想愈袂放心，毋才臨時臨要吩咐表兄，若有欲去照顧三姑，才順路幹入來載伊做伙去病院。一時趕狂，煞袂記咧先 kā 我講——聲，害我加走一 tsuā 路。

阿爸是 ban 仔囡，佇伊出世進前，阮阿媽相連繼生六个查某囡仔。好佳哉，上尾溜去拚著一个查埔 ê，若無，就有影成做七仙女矣。

六个查某囡內底，除了一个後來去予毋好去，晟無大漢；另外一个自細漢送予人收養，無知佗位去，我猶有四个阿姑，三姑當然是排第三 ê。伊今年已經九十歲矣，阿爸過身了後，in 兄弟姊妹就 tshun 三姑一个爾，親情內底，伊嘛是 kap 阮上親 ê 序大。

阮彼四个阿姑，其中三个若毋是嫁佇 kap 阮仝庄頭，就是蹕佇隔壁庄，袂輸厝邊頭尾咧，去 in 兜就親像去阮兜 ê 灶跤仝款，無啥物希罕；in 三不五時仔嘛會倒轉來後頭厝，行行看看咧，莫怪阿公見若看著，定定攏按呢講：lín 這幾個查某囡仔，細漢可能奶水食無夠 ê 款，才會嫁遐近，不時倒轉來 suh lín 阿娘 ê 老奶脯。

干焦三姑嫁上遠，其實講遠嘛無佻遠啦，平平攏是阮查畝營十三聯庄其中 ê 一个庄頭——跤腿仔。不而過，阮兜東勢頭是佇查畝營 ê khah 西爿面，跤腿仔是倚 khah 東爿面，二个庄頭相差十外公里，若是這時陣駛車，差不多十分鐘就到矣；毋過彼當時行路，就愛三點鐘久貼貼。

「跤腿仔」這個地號名，根據專家學者 ê 研究，伊是對平埔族西拉雅語 ê 原意「Nounog」翻譯過來 ê，意思是：「雙溪合流 ê 所在」。也就是講，這個所在有白水溪 kap 龜重溪二條溪水佇遮相 kap 了後，才做伙流入去急水溪，若親像咱人拍開 ê 雙跤仝款，所以號做「跤腿仔」。跤腿仔閣分做大跤腿 kap 小跤腿二个庄頭，大跤腿屬於大

農里，小跤腿分做篤農里 kap 重溪里。心適 ê 是，大跤腿土地 khah 狹人口 khah 少；小跤腿土地 khah 闊人口 khah 濟。致使定定有外地 ê 鄉親 kā 阮消遣講：「Lín 查畝營人生做誠奇怪，哪會大跤腿比小跤腿 khah 細支，小跤腿顛倒比大跤腿 khah 大箍？」阮三姑就是嫁佇彼个生做 khah 大箍 ê 小跤腿。

跤腿仔這個所在，就親像專家學者所講 ê，古早以前攏是平埔族西拉雅人 ê 部落。莫怪我細漢 ê 時陣，見若看著姑丈 kap 表兄，攏感覺奇怪奇怪。In ê 面肉比咱 khah 烏，面路嘛比咱 khah 深，目睷大蕊又閣重巡，看起來確實 kap 阮無啥全款，有影番仔面番仔面。

另外，in ê 風俗嘛 kap 咱無啥全。比論，廟裡咧鬧熱 ê 時，除了祭拜媽祖、王爺，廟邊猶有「公廨」，服祀是叫做「阿立祖」ê 神明。公廨內底袂使燒香點火，園一寡矸仔、罐仔 kap 豬頭殼，拜拜牲醴嘛毋是雞、鴨、魚、肉，是檳榔、肉粽 kap 米糕。

上予人感覺好玄 ê 是，in 庄裡 ê 老大人，查埔 ê 免講，連查某嘛全款，熱天時仔，濟濟 ê 人，攏慣勢坐佇 kám 仔店門口抑是路邊樹仔跤咧秋清，有 ê 咧食薰、有 ê 哺檳榔，據在伊二粒老奶脯垂佇胸坎咧通風、看人，庄裡人攏袂感覺奇怪。後 -- 來，我才知影，這佇平埔族母系 ê 社會，是誠正常 ê 代誌。

自我有記憶以來，每一冬差不多有一、二擺，通常是佇歇寒 kap 歇熱 ê 時陣，尤其是年底，跤腿仔 ê 大廟聖隆宮咧做戲、請人客，阿媽攏會 tshuā 阮兄弟姊妹 kap 大姑、四姑 ê 後生、查某团，做伙去三姑遐看鬧熱。

阮兜東勢頭，算做是佇查畝營 ê 市內，交通加誠利便，公路、鐵路攏有經過，無論是上北往新營抑是落南去臺南，客運、火車攏無問題；毋過，跤腿仔是佇郊外，khah iap-thiap ê 山區，干焦一條細條仔路，出入比較麻煩。人少 ê 時，猶會當騎跤踏車，像阮按呢老人囡仔十外个，唯一、上好 ê 方法，就是——行路。

會記得彼擺，是我國民學校四年仔歇熱結束進前，阮閣一擺 tuè 阿媽去三姑 in 兜 tshit-thô。

阿媽 kap 早前全款，頭戴瓜笠、跤穿 that5 bi51，身軀穿一領粉烏色 ê 臺臺灣衫、手裡揸一个花仔布 ê 包袱仔。阮兄弟姊妹嘛隨人 tsah 家己 ê 物件，tuè 佇阿媽 ê 尻川後。

「袂輸老雞母 tshuā 雞仔团去 tshit-thô 咧。」見擺，阿爸攏按呢講耍笑。

就按呢，一隻老雞母 tshuā 一群雞仔囤，對東勢頭厝裡出門，寬寬仔行向跋腿仔三姑 in 兜 ê 路裡……

對代天府門前，經過 kám 仔店、粟埕仔，來到鐵枝路前。這段路猶算佇庄內，路況袂穰，是一條較大條 ê 打馬膠路，二爿邊仔攏是倚家、店面，加誠 ka-iah。

行過鐵枝路，就算是庄外矣。本底大條 ê 打馬膠路變做細條仔塗炭屎路，倚家、店面嘛換做粟仔園 kap 菜園仔。一路行到豬肚內、牛屎埔、應公廟仔、三角堀仔，已經是荒郊野外，四箍輾轉，除了遠遠一、二間舊漚舊臭 ê 草寮仔，看無其他 ê 人家厝。

對三角堀仔過去，是這條路上蓋 iap-thiap ê 一截。直直細細 ê 塗炭屎路閣變做彎彎曲曲 ê 塗沙路。年久月深，予牛車 kauh 出來二條深溝仔。好天時仔，塗沙粉仔 ing-phông-phông；落雨了後，漉糊糜仔湍 kuah-kuah，真正是有夠歹行 ê。毋但按呢，兩爿邊仔，若毋是農場 ê 甘蔗園，就是野生 ê 蓁仔林，猶有規洋規片闊莽莽 ê 墓仔埔。這條路除了日 -- 時，有寡作田人會經過以外，攏無啥人敢行。日頭一落山，四界暗 bîn-bong，無人敢出入。逐擺行到遮，阮逐家攏毋敢加講話，佇阿媽 ê 身軀邊綴牢牢。

這 tsat 路，行 khah 緊咧，差不多愛半點鐘久，過去才閣有另外一个小庄頭，號做「太康村」。遮嘛是阿媽 ê 外頭厝。入庄 ê 路口，有一樣幾若樓懸，四、五人抱 ê 大樣榕仔，每擺，見若佇遠遠 ê 所在看著，心情就會當放輕鬆矣。到庄內，阮就會當小可歇睏一下，啣一喙仔茶、食一寡仔點心。阿媽嘛會利用這個機會，入去揣伊早前 ê 親情 kap 厝邊坐坐、講講咧。有時陣，提幾項仔伴手去送人；有時陣，揸幾若項等路倒轉來。

離開太康村，頭前面又閣是另外一片 ê 荒郊野外。這個所在，以早是日本時代製糖會社 ê 農場。當初時，日本人為欲 khè 甘蔗做糖，對東爿 ê 尖山埤到西爿 ê 火燒店，舖一條直 bùn-bùn、長 lò-lò ê 鐵枝路，通好予五分仔車交甘蔗。鐵枝路 ê 北爿面，順繼閣開一條全款直直直長長長 ê 農路，兩爿邊仔栽二排攏總有七百外樣 ê 土樣仔。

阿媽講：樣仔樣是日治時代戰爭尾期，日本政府恐驚美國飛行機來炸糖廠，規定附近庄頭 ê 百姓，每一口灶，上少攏愛負責栽五樣做勞役，到今，毋才會有遮濟樣仔樹。

阿媽閣講：樣仔 kap 樣仔中央，閣愛挖一个一个防空壕。彼个時陣，lín 阿公佇農場咧做工，中晝時仔，我欲提飯包去予伊，行佇這條路，心肝就嘆嘆越（phok-phok-tiô）。見若聽著 tân 水螺，就趕緊跳落去覘，等水螺 tân 過去，才閣 peh 出來。有時陣，因為進前落過雨，內底攏是水；有時陣，閣有蜚蜮 kap 蛇佇內底，活欲驚死人。

八十年代，因為尖山埤水庫開始咧發展觀光，遊覽車愈來愈濟，原來一線道 ê 十米路，suah 變做 sionn 過狹。鄉公所 kā 縣政府爭取一條經費，拍算欲 kā 路 hùn 闊。佇彼个環保意識猶未夯頭 ê 時代，按照一般咱看著 ê 情形，政府攏是 kā 原路兩爿邊仔 ê 樹仔抑是厝宅直接剷剷予斷、拆拆起來，按呢 khah 規氣，省工閣省錢。

不而過，當初時，咱查畝營彼个鄉長確實值得咱 kā 呵咾。伊 kā 彼二排土樣仔全部保留落來，佇邊仔進前五分仔車咧走，後來已經放拋荒去鐵枝路 ê 所在，另外閣開一條平行 ê 新路。按呢，本底一爿一線道 ê 路變做二線道，毋但路加誠闊，上重要 ê 是，彼七百外樣 ê 土樣仔攏無去予缺角著，繼續佇伊原來 ê 土地倚起、活咧，成做一條綠色 ê 磅空。伊 ê 年歲，算起來，到今已經欲倚八十矣。伊 ê 存在，毋但保留阮故鄉眾人無價 ê 記憶，嘛見證阮媽孫仔彼當時，做陣行過 ê 身影 kap 跣跡。

可能是進前佇太康庄有小可歇睏閣食寡點心，閣加上這條路真正清幽，一路上，逐家心情加誠輕鬆，沿路聽阿媽講古，對「虎姑婆仔」講到「牛郎織女」、「賣鹽順仔」講到「白賊七仔」；沿路輪流唱歌，對「望春風」唱到「四季紅」、「月夜愁」唱到「雨夜花」……

若是熱天時仔，猶會當順繼 khioh 一寡在穰黃，去予風煽落來 ê 土樣仔，沿路行、沿路 suh，彼款酸微又閣甘甜 ê 氣味，到今想著，猶會流喙瀾。

就按呢，點外鐘 ê 時間，一下仔就過去矣。頭前面仔，出現另外一個庄頭，路邊 ê 牌仔看著「小跤腿」三字，三姑 in 兜到位矣。

三姑 in 兜，佇小跤腿入庄無佻遠 ê 所在，一間正身雙伸手，烏瓦紅磚壁 ê 臺灣厝。厝前一個門口埕，專門咧曝粟仔、曝番薯；厝後一片果子宅仔，內底栽菝仔、楊桃、龍眼、弓蕉…幾若種果子仔；厝邊閣有雞牢仔 kap 松茸寮。Kap 阮兜彼落單身一條龍 ê 平跤厝比起來，加誠大間、開闊，嘛加真心適、好耍。

厝內五間是釘枋仔 ê 總鋪，熱 -- 人，頂懸 tshu 草蓆仔；寒 -- 人，頂面鋪棉襪被。阮十外個兄弟姊妹暍做伙，猶有 tshun。不時，逐家 ī 牌仔、講故事，歡喜 kah 規暍擺無暍，度過二三工無煩無惱、無憂無愁 ê 因仔時代。

彼工食飽、暍晝了後，阮就隨人 kā 包袱仔款款予好勢，準備欲閣 tuè 阿媽倒轉去東勢頭。

三姑 kap 以前全款，除了攢一大堆家已種 ê 松茸、木耳、果子，予阮做等路以外，閣專工 tshuah 一 ue 仙草冰予阮止喙焦。我 sionn 過饞食，中晝頓食飽，才食二塊西瓜爾，又閣一暍 kiāt 三碗仙草，食 kah 規個腹肚像水 kuī。

離開三姑 in 兜行到半路，我就感覺腹肚 koh 樣 koh 樣，愈行愈無力，愈行愈尾後。來到入庄進前三角窟仔 ê 應公廟邊，人就真正擋袂牢矣，腹肚開始絞滾，心肝頭起 phō 心，規身軀拚清汗。袂赴 kā 行佇頭前 ê 阿媽 in 講一聲，趕緊幹入去應公廟仔後壁 ê 草埔仔，褲猶未褪好勢，就聽著 pi-pi-pòk-pòk ê 聲。

我驚阿媽揣無人，趕緊一爿 lán 褲，一爿行路，出來路邊 ê 時，阿媽 in 早就無看人矣。我 uat-nā 從 tsông，uat-nā 喝，hiông-hiông 一陣烏暗眩，規個人覆落去塗跤……

等到我精神 ê 時陣，人已經倒佇厝裡 ê 眠床頂矣！

彼擺，嘛是我最後一擺 tuè 阿媽去三姑 in 兜。

彼冬元宵過後，身體在來勇健 ê 阿媽，想袂到 suah hiông-hiông 中風，一直倒佇眠床頂，無法度起床。拖到清明進前，伊就過身去矣。繼落，表兄姊 in 畢業 ê 畢業、出外 ê 出外，老雞母無佇咧矣，雞仔囡嘛隨个仔隨个分開、四散……

有時陣，倒轉去故鄉，我猶會專工騎車，慢慢仔閣行一遍，當初時眾人同齊行過 ê 彼條路。三十外冬過去矣，人情、世事、風景，攏有真大 ê 變化，干焦彼條記憶 ê 路，永遠攏無改變。

向望總有一工，我嘛會當親像阿媽彼當時全款，tshuā 我 ê 序細，做伙閣行一擺彼條故鄉 ê 路，kā in 講囡仔時陣難忘 ê 故事，教 in 唱古早時代懷念 ê 老歌。



作者感言

陳正雄 臺南一中兼任教師

會當佇家己的土地
用家己的母語
講家己的心情
寫家己的故事
是上歡喜的代誌
這是咱的權利
嘛是咱的責任